

# 從講堂到銀行(二)

衛挺生

——教書·戀愛·結婚·銀行服務

## 蘭谷博士成我新婦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返國時，我三十歲。十年赴北京，我三十一歲了。古禮「男子三十而娶。」詩經關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正是我所面對的問題。「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悠哉，輾轉反側」。正是我此時的心情。在南京及初至北京時，均有朋友見愛，爲我設實介紹淑女。然而均感條件不合，而未進行。在我遊覽杭州西湖時，見其地山水景物之清秀佳麗，應此中必有宜家之佳人。心中默禱 上帝賜我良緣。十月還北京，在豫王府協和醫院前，忽逢一前在美留學時相善而先我返國已久的浙江朋友，他已結婚多年，而在燕京大學任教。他有兩妹皆曾在西湖上女學校讀書而當日皆已結婚。其夫婿皆在燕大任教。我想他們必然認識杭州在京求學而待字的淑女，請他輾轉介紹。他慨然應允，請我「下星期禮拜天下午兩點鐘，到東城抽屜胡同一號來相會」。其地點在當日的燕大校舍近旁，我屆

時前往。

我到時，他們一席七八人午餐尚未散。我坐下幾分鐘後，他們席散了，主人的老太太及二弟先退。主人主婦及三位女士一一出來，一位是蘇州人孫女士，在美國某大學畢業。一位是杭州桑文輝女士，燕大第一年級生。最後出來是杭州桑蘭谷女士，字逸芬，北京協和女醫學校畢業的醫學博士，兩位桑女士是親姊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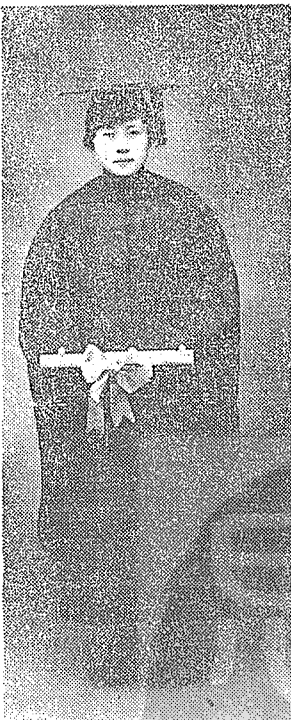
應酬話談的結果，我愛上了桑醫士。主婦告訴我，十一月十一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紀念日，屆時外交部將在大樓演劇，我立即出面作東道請主人主婦及桑醫士往外交大樓去看戲，他們都接受了。屆時主人辭，主婦陪同桑醫士與我同往，看戲談話甚歡洽。

桑家原是寧波人，先代住鄞縣大嵩江上大嵩城(大嵩江在鄞縣西南部，接近奉化縣境，其江水流入象山港)，杭州自洪楊屠城後，城中空虛。亂平後，外縣人民多來杭州，而寧波紹興二府人爲最多。蘭谷之父桑堅棠先生字春榮，生于清

同治四年乙丑(公元一八六五年)自幼隨父母偕三兄一妹到杭州，其本人及妹分別入杭州南長老會之教會男女學堂讀書。堅棠先生入男校，與美國傳教士司徒爾及其二子司徒雷登司徒華倫相友善，其後司徒雷登被推舉任燕京大學校長，司徒華倫任之江大學校長。桑堅棠先生被任爲杭州南長老會牧師，並担任鄰近諸縣教會之指導工作，因之而常常出門爲該會之會衆圖謀福利。舉凡各教友之職業問題，家庭問題，生活問題，疾病問題，訴訟糾紛問題，均一一細心爲之解決。教區會衆及美國傳教會均甚倚重之。

蘭谷之母高婉遐太夫人，紹興人，生于清同治七年戊辰(公元一八六八年)自幼從父母赴杭州，住江干，在後來之江大學校址近旁地。其家有弟及妹，而其母獨令長女入南長老會之女學堂讀書，成人後與桑堅棠先生結婚，生子女十二人，而長成人者十人，女七子三。蘭谷爲第三女，生于清光緒十九年癸巳二月十五日(公元一八九三年四月十二日)。時值蘭花盛開，因而小名「素英

「學名「蘭谷」。有長姊九月生，菊花方開，因名「籬英」，結婚後早卒。次姊八月浙江潮盛時生，小名「銀濤」學名「文瀾」，因患小兒麻痺症而跛一足。四妹以陰曆秋七月月明時生，小名「素月」，學名「文耀」，當日在北京燕大讀書。五妹小名「寶珠」學名「文輝」，時亦在燕大讀書。六妹以臘梅開花時生，小名「素梅」學名「文光」，先時讀小學，後在燕大會計系畢業。七妹生時大旱適逢甘霖，小名「雲霖」，學名「文淵」，當年六七妹尙幼，長弟名「沛恩」時在北京協和醫學校讀書，次弟「沛惠」，後入之江大學讀書，三弟「沛安」尙幼，後入無線電工程學校。



本文作者的夫人桑蘭谷醫學博士民國八年(一九一九)醫校畢業時留影。

長江南北無正式醫學校，其父桑堅棠先生送之學醫，先送赴蘇州醫院，繼改送嘉興醫院，蘭谷均嫌其為學徒式之學醫，缺少基本科學知識，皆因此不滿而罷歸，歸而担任教書，以其教書所得每月大洋十元全奉父母，而自己得每月一元之零用金。蘭谷自入小學後，為其小學教師美國麥女士 miss mathewy 所重視，愛其才。故于其自弘道女中畢業後，一再為之介紹教書地位。因聞蘭谷不肯結婚而願讀書升學醫，乃遍為之訪問中國境內女子可入之正式醫學校。至民國三年得知有二所正式醫學校，女子可入學醫。一在廣州，一在北京，蘭谷選擇了北京。麥女士乃為蘭谷籌備一切費用，包括學、膳、旅費，並為之函洽北京協和女子醫學校。民國三年九月，蘭谷遂往北京入協和女子醫學校讀書，校址在崇文門內孝順胡同。校中教師皆美國醫學專家，其講讀乃自醫學所需各基本主要學科講讀起，蘭谷非常高興。當年入學醫人少，該醫學校每二年招生一次，第一班僅招得女生二人，畢業者二人，第二班三人，第三班五人入學，四人畢業。蘭谷所入者為第四班，開班時十九人，畢業者十四人。學校開課之初，先有一位教師指導，告以醫學甚難，應如何集中精神讀書學習。開始講讀的基本學科為：(一)生物學並作顯微鏡下的研究，(二)化學，並作試驗室的

實驗。(三)解剖學，這是最主要基本的一門學科，先需要兩年的繼續講讀研究，最難最費腦力。各門功課之講授，均一連二小時，皆循循善誘。蘭谷對於其教授法非常滿意。她認為自有生以來第一次得到這樣好的教員而有這樣好的教授法。她的醫學課程經過如次：

民三秋，第一年：化學，生物學，解剖學(繼續兩年)

民四秋，第二年：解剖學，人體組織，生理學。

民五秋，第三年：細菌學，病理學，製藥學。

民六秋，第四年：內科，外科，小症外科，眼科，耳鼻喉科，小兒科。

民七秋，第五年：婦科，產科，產科實習，臨床實習，驗屍解剖，畢業。蘭谷在此五年中，每年每科均考第一名，畢業第一名，留本校醫院為練習生。

民八秋，第六年：練習醫士分科(一)組，產婦科，(二)組，內科小兒科，(三)組，眼耳鼻喉科。

民九、十秋，第七、八年：協助外科婦科產科之開刀工作，自晨七點至午后二點。二點以後門診出診，出門接生，常夜半出救急症及接生，為最辛苦的兩年。

民八在崇內順胡同婦嬰醫院做練習醫生時，蘭谷因所担任的外科、婦科、產科之開刀工作太多，而婦科之開刀尤多，再加上化驗室工作及門診出診，日夜不得休息，體力精力兩感不能支持，而患失眠及神經衰弱症。民九乃調任北城道濟醫

院任院醫，該處工作輕鬆藉資休息。但又覺得可得之經驗太少，不够進步。一年後，她又返崇內婦嬰醫院，專任婦科及門診工作及担任開刀工作，同時亦在國立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担任生物學及衛生學教員。在今五六十一年前之當年，醫生太少而病人太多，尤其當時女子有病及婦科產科病與產婦接生，人民皆找女醫生。因此而女醫生每人所担任之工作，遠超過其體力。大半產婦，不肯離家生產，至其家助產往往等待半夜至一夜，遇開刀時一站七八小時又無處可坐皆最費精神及體力。因此而其同班十四人畢業後，而往各地醫院任事，多任全院職務。每一醫院往往只有二醫生，一西人，一中國人。因皆工作過勞，而數年內多因勞致死。

我看見蘭谷，在她剛自北城道濟醫院重返崇內婦嬰醫院後不久。她求學的毅力，治學的能力，與辦事的苦幹，均使我非常的佩服。她對我自十四歲以後的艱苦奮鬥的求學，亦引為同調。由此二人的感情，逐漸由融洽而同情。終于在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夏六月在北京結婚，日期是六月八日，地點是北京東長安街東單牌樓中華基督教會禮拜堂。

禮堂的一切，由蘭谷的好友衛學蘭醫生家裏派人幫助點綴的。時間是午后三點鐘，禮節是基督教的簡單而隆重的宗教儀式，參加典禮者中西百餘人，一般來賓均在禮成後，到附近之東方飯店大廳內茶點招待。

當時，蘭谷與我均畢業後任事不久，手中皆少積蓄。蘭谷又幫助一弟兩妹皆在北京讀書，因

此而手中積蓄更少，中國銀行總裁馮幼偉先生很慷慨的贈我三百元，副總裁張公權先生准許我借支他的津貼十個月一千元。這樣我以一千三百元籌備婚禮，此外再加逸芬（蘭谷）之籌備及蜜月旅行。當時物價不高，頗見寬裕，住宅佈置好，在西單牌樓西，邱祖胡同南二廊廟。房屋雖不大，但頗新潔，外有朱漆大門，表面可觀，月租三十元。

在結婚之當晚，亦有一桌酒席，招待幾位特別接近的朋友，在我們的新居晚餐。蘭谷請的是張端珍女士，她是高師的體育系主任。我請的是北大教授兼教務主任胡適之及中國銀行三位接近的同事張公權金侯城唐有壬，席散客去，我們開始了我們的新婚旅行。從前門火車站乘火車，次日到山東濟南府，遊大明湖，有山東銀行分行行長汪楞伯招待。蘭谷方面有她的醫學同學招待。在濟南遊玩了一天，改乘膠濟鐵路火車到青島。楞伯預先電告青島中國銀行支行行長鄔志和招待。志和安置我們在青島大飯店，店在海濱，風景絕佳，但房價甚高。我們住了一宿，因為我們想多住幾天，改住鹿角飯店，德國人所開，規模不大而清潔異常。在青島往觀日本戲園，蘭谷嫌其粗野而不欣賞。住了三數日後，原路仍回濟南改車往泰安府，乘肩輿登泰山絕頂，住在山頂上的玉皇廟一星期，每日往來于孔子小天下處，日觀峯上觀雲海如羊毛海，攀登最高石上。曾濼生作主靜箴有句云：

「齋宿日觀，天鷄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

這正是我們在日觀峯養靜的神情，雲海散後，數百里外之東海海水如在目前。一星期後我們下山乘火車到曲阜縣城，謁孔子廟堂，觀孔子手植檜樹。遊孔林，觀子貢三年廬墓處，觀顏子「陋巷」與顏淵廟。復乘車到南京參觀東南大學並訪舊同事，副校長劉伯明夫婦設宴招待，遂乘滬寧滬杭聯運車直達杭州「回門」。新婚而初次到妻黨父母家，中原稱「回門禮」。岳父母宴中美同事及親友與地方教會領袖于女校花園，介紹新夫婦，親友與地方教會領袖同事亦在男青年會庭園回請。我們住在湖濱旅館，每日有岳家弟妹陪遊湖上，數日而去，乘車至上海改乘海船至天津轉回北京。

### 立下大功擱置不用

我在上海時，作過一點自我介紹。我將我在美國作學生時出版的作品彙輯起來，到中華書局裝釘成爲一冊，標書名曰「美東學餘叢著」，有詩，有賦，有南美三國利用外資與國事例，及英法美大戰中及戰後金融的處理等論文，先交公權看。遇有中國銀行同事來訪，公權給他們看稱讚說，「我們中國銀行的同事，筆下都不錯」。

我離開經濟討論處南下時，我並未辭職，而是「請假」。我在南遊中，並有過經濟調查的報告與文章寄去，以資聯絡。因爲公權若是認爲我不是他所需要人材時，我儘可再回討論處繼續作我的編輯事業。所以在由上海北返以前，我先問公權說：

「先生對於我，作何批評？」

公權回答說：

「你很專，注意專，對事專。「專」是你的長處，也是你的短處」他如此說，我覺得他對我不無惡意。中國銀行總管理處事務分爲五「總」，(一)總文書，(二)總司券，(三)總司庫，(四)總司賬，(五)總稽核，其所該管事務均相當專門。他若是我用我，(一)「總文書」的事務我不願也不能担任，因爲我不善應酬，不喜應酬而且拙于應酬辭令。(二)「總司券」的地位，新近在上海時他已任用了馬寅初。(三)「總司庫」是吳震修的地盤。在總管理處總裁副總裁下，他是最有力量的大員。公權若是我用我，大概可能在(四)「總司賬」(五)「總稽核」工作方面。我自己不表示，而靜待他如何表示。

倉促返北京而遇中交兩銀行將有大難臨頭，內容與性質，公權未肯先告訴我，我若是在此時提出返回經濟討論處，無異「臨陣脫逃」，太不光明。所以我等待先解決可能有的「擠兌」問題，再談我自己的去留問題。

回北京後短期間，安格聯的提取中交關稅存款的計劃實施了，全國各地中交二銀行的「擠兌」實現了，我所待寫的外交性的抗議公函寫出去而並且生效了。移出的存款，送還了兩行。致使兩行全國性的「擠兌」大風潮平靜了，專待張副總裁對於我的立功如何酬報。我若是富于經驗，我應當向他主張此時返回經濟討論處。

公權對我的立功，一字不提，總管理處所有的「上司」也一字不提。直至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年）大家逃難到香港，吳震修方纔盛讚我當年立功的舊事。

在初回北京時，大家忙于對付安格聯，而無暇顧及一切他事。迨安復信允許恢復中交存款而風潮平靜，始注意到內部組織。公權將金侯城與我，和唐有壬柳汝祥安插任調查室內，共管中國銀行之經濟調查，我對於經濟討論處不能使人再虛懸下去，不得已，乃往見端納先生辭職，誰知一轉瞬間，中國銀行方面的情形又改變了，公權也改變了他的意向。

再說，安格聯復信中呼籲張副總裁的援助，以免災害事。張公權先生在數年前曾以銀行界之領導銀行中之領導首長地位，向政府交涉，將政府之積欠改作「整理公債」，而「關餘」作基金。「關餘」者乃關稅稅款，除去以關稅作抵而借來外債之基金後，所「餘」之稅款也。當時，承清代舊制，國家與各級地方之財政收支並不劃分，而各省督軍截留稅款。惟海關稅，因總稅務司爲英國人，各省督軍不敢截留。又鹽稅亦因外債關係，而政府請美國人會同管理，稱「會辦」，各督軍亦不敢截留，外債基金扣除後，其餘款稱「鹽餘」。故「關餘」「鹽餘」成爲軍閥時代北京之「中央政府」財政上可靠之主要二大收入。其一切政教軍警及外交之開支，唯二「餘」是賴。公權之整理公債，乃用「關餘」作基金，而仍以英籍之總稅務司保管其基金，各批之整理公債「因此」而得按期還本付息。在工商業均不發達之中國，既缺乏大宗可靠之公司股票債票可以投資，因爲各批「整理公債」成爲各銀行主要投資品之一。因此而「整理公債」之成功，遂使公權在金融界之聲望更加隆重。安格聯在其復中國銀行

之公函中，援引「副總裁張嘉璈知我」以自解釋其忠貞，實根據此事實。此舉對銀行界及他整理公債之投資人甚爲有功，而對於北京政府之公教人員則大爲不利。北京各國立學校及公務人員之不能按月發給薪水，正由于此。

安格聯既向張副總裁如此呼救，無論在人情上，在友誼上，及在後來之實用上，皆有設法與之恢復好感之必要。故于接到安氏之復函後，吳震修首先主張與安恢復交情，我亦贊成。

北京中國銀行分行，經理爲中國人，而副經理爲英國人。其原因，當時中國去庚子年（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入北京」未久，軍閥不敢惹「洋人」尤其不敢惹「英國洋人」。故中國銀行北京分行特用一英國人作爲對付武人持手鎗坐索現款之用。其人姓盧克司 Mr. Lucas。當時爲求和緩中行與安總稅務司中間之緊張空氣，乃以盧克司爲「行人」奔走于張安二人之間。安本在呼援，而公權以慮往援。恢復友誼，馬上成功。

公權爲酬盧奔走之功，遂調盧在總管理處副總裁室之右旁室辦事，我仍在副總裁室之左旁室，即「調查室」。調查室本爲收受及整理各分支行之經濟報告而設，上年全國擠兌之結果，中國銀行損失甚大。爲節省開支計，各分支行以總行之同意停止各該地之經濟調查與報告，調查室形同虛設。柳汝祥廣東人亦日本慶應大學經濟系畢業，因無特別關係，而又無事可做，遂被停職辭退。唐有壬名唐林，湖南瀏陽人，唐麟之弟。其父唐絨（佛）塵先生，名「才常」戊戌政變餘波下殉難烈士之一。梁任公（啓超）特別表彰

之，與譚嗣同（字壯飛）並稱為「瀏陽二傑」。公權既為梁任公所提拔之人才，而任命之為「中國銀行副總裁」，自不能不對任公所關切之烈士之公子特別照顧。而且有王為公權蒐集報紙重要新聞，作新聞聯絡甚勤，故其地位不變。金侯城為公權私人秘書，一日不可無。我剛才為中交二銀行平靖了「擠兌」大難，立功待酬，故公權說，人事已經調整，以後各人安心，所以我總信為，公權對我既親往訪而請我來，又知道我來中行，犧牲了較大的薪水，現在我又為中行立了大功，一定有合理的升遷，斷其決不會虧待我，豈知其事竟不然。

盧克司現在是真的英文秘書了。公權平時英文書函往來，主要的是對安格聯。現既由盧任其事，並將盧調總行辦事，安置在總裁室之右旁室。我本來不願作秘書事，我乃向公權請求給我一個機會學習本行之總行事務。我的意思在求知中國銀行整個的事業情形，我的學習指向「五總」。他說，先在京行學習，但此諾言又未實現。

往年公權學習銀行，是由湯覺頓（湯敦）派他作最大的「區域行」上海中國銀行的副總經理，在宋漢章下學習。（「區域行」管「分行」「支行」，全國中國銀行，分四大區域，以津、滬、漢、粵為「區域行」，滬行最大）他在作上海區域行副經理之前，公權對於中國銀行，未曾有任何貢獻，那純粹是靠政治力量安插他的。現在我是救中國銀行的恩人，在盧克司調總行辦事，最少限度，他也應該派我以「代理京行副經理」學習，但他仍允許而不實現。我自幼受了庭訓，說「自

己言功」「自請陞遷」之事可恥。現在我認識了，在那種場合，長官不肯酬功，是應該自己主張，或請有力之第三者代為言功而主張陞遷的，現今在美的中國學人皆如此。

張君勳先生從公權處得知我鬱鬱不樂的情形，向我勸導說：「英國任何一大政治家，皆從學習的地位做起。」我向君勳表示，我願意由中國銀行實務中，學習中國金融系統的內容。公權應當給我一個機會，但他始終不給予。

### 九六公債內幕如何

有一次我耐不了公權對我的擱置不用，在與公權有王一同散步時，我說清末中國未嘗無人材，奈當道擱置不用，民國派出歐美留學生，在國外活躍，歸國時各懷抱負，想推動國家前進，乃百事待舉，而當道依舊擱置人材而不用。公權聽了，無動于中。後來向人說「美國留學生返國後自己估價太高，衛先生即其一例」。公權一直低壓西洋留學生，直迫民國十七年他遊歷歐美返國以後，方才改變。但他第一個賞識的人，是留英牛津大學的女士張荷梅，她以月薪三百元，被邀入中國銀行起薪。她是公權後來的弟媳，張嘉鑄禹九的夫人。自她以後，歐美留學歸國者，纔得以相當高薪任用。

民國十一年秋，照例增加月薪二十元（這很像是公權的定例以待留美學生）。在我結婚後，安家很費錢。例行加薪，甚合需要，但萬想不到這二十元的加薪，以後將代替他當初請我入中國銀行時所允許的每月「一百元的津貼」。

民國十一年夏，我預支的十個月每月津貼一百元，到十二年春十個月滿扣清，我去聲請恢復按月支付一百元的津貼。公權答復說：

「我實在是很窮，那每月一百元，我實在拿不出。你還是向各學校教書，賺回那一百元」。

公權這一番話，使我驚訝而失去了對他的信仰。劉季陶所做告的「上海人圓滑」手段到此時實現了。第一、前年他屆尊來到大純公寓下訪時，態度誠懇。為要滿足我生活的需要，他除以一、四百十元起薪外，自動的津貼我每月一百元，外加算三個月到六個月的花紅，據他計算每月可達三百元以上。而且對我說「你如果要學習中國的金融事業，中國銀行是個很理想的地方。」迫我來入中國銀行後，他竟不給我學習的機會。我平靖了全國中國銀行的擠兌風潮後，他用盧克司為秘書。我請向「五總」學習，他允許我到「北京分行」學習，而他的允許又不兌現。他這樣不顧信義是我所不能原諒的。第二、他如果不願繼續付我每月一百元津貼，他儘可給我陞遷到一個月薪三百元或以上的地位，那在他是輕而易舉的事。我已立功，應當酬庸。而且昔年他計算的六個月的花紅，早因全國擠兌的大損失而完全落空了。昔年他教我犧牲經濟討論處每月三百五十元的地位，現在他教我去教書來賺回他一百元的津貼。而我的月薪損失不止一百元乃是二百元，既要我每日奔走數十里外教書賺回我月薪的損失，那應該賺回的是二百元。我抗議他這種辦法不是為國家培養人材，而是摧毀人材，但抗議無效。當日北京軍閥政府裏，我不願插足，而且我早已告

訴我的慈母，我決不在軍閥政府做官。為應家用，我只好踏上教書之路。當年北京教書，鐘點費是每一小時三元五角。但因「開餘」多由公權用在「整理公債」上，政府經費支絀。國立各學校每三、四個月實發給一個月的鐘點費，故教書所收入的鐘點費多是虛數。此後兩年中我曾教過的北京學校，國立有男高師、女高師，交大，鹽務，私立有燕京、朝陽、平民、東方、中國等大學。就中唯燕大每小時三元五角按時發給，按月照付，餘則國立各校一致欠薪不發，私立各校鐘點費特小。每月中國銀行簽到後，我乘自行車東西南北各跑數十里，疲勞不支。在冬日曳着北風，尤感辛苦。公權要我寫「中國銀行史」，用意甚善。但每日如此勞苦奔波，使我心有餘而力不足。以後三年，我每月受中國銀行「乾薪」一百六十元，但我受之無愧，因早在民國十年全國擠兌時，我已為中行賺回來了，在第三年我辭去各公私學校專教燕大。

自從到學校教書，我得認識多位我所久仰的學者，陳寅恪兄介紹我認識梁任公（啓超）先生及王靜安（國維）先生，丁在君（文江）先生，胡適之兄介紹我認識朱邊先（希祖）先生，洪煨蓮兄介紹我認識容希白（庚）先生。這些都是博學深造的大學者。我自己已立意利用機會，研究中國財政問題，培植中國建國所需的經濟財政人材，從閱讀上海銀行週報北京銀行月刊，我亦得略知中國金融界當日一般情形，「塞翁失馬」因禍得福。讀者至此，或者願意知道公權與總稅務司英人安格聯恢復了二人間的友誼後做過些甚麼？

他做過一票很大的銀行生意。北京軍閥政府，每週必要時，輒向銀行界要求通融借款，借後照例不償還。公權為銀行界領袖，乃向政府當局要求償還，其總數為九千六百萬元。軍閥政府既無現款可還，乃同意發行公債九千六百萬元，交給銀行界償還舊欠。此即世所稱之「九六公債」。公權代表銀行界，要求政府，仍如前此各批之「整理公債」辦法，仍由總稅務撥給基金，而為公債持票人保管之，俾其能按期付息還本。但總稅務司安格聯，目睹當日政府財政之窘狀，知當時僅餘剩之「開餘」微款，不可再付「九六公債」基金，致公教軍警人員完全無法生活下去。而使國家政府完全不能維持。因此自民國十一年起「九六公債」因其尚未得基金，而市價每百元票僅值十元，然而銀行界則力求取得「開餘」作其基金。故逐漸上漲，至十三年夏已上漲至每百元市價六十二、三元，在安格聯最後函公權決定「開餘」決不可撥作九六公債基金時，全國私人投機及不知情之銀行投機已將「九六公債」抬高至每百元實值市價六十餘元而回跌至一錢不值，無數萬人傾家敗產。而得知實情之銀行家及其關係人（如盧克斯及盧之聯襟 Wrahtale）皆就其確知之事實而「賣空」「買空」遂皆大發其財，這一段就是公權退衛進盧而與總稅務司英人安格聯恢復友誼三年中之最大成就。

本來學銀行學，作為經濟學財政學的一部分，是一樁事。學銀行學以作終身事業，另是一回事。我本書生，我的性情不適宜經理實業。但因我的父親和五叔父堅定的要我學實業，而且指定

學銀行業，故勉強學銀行學為職業，以敷衍慈願。在學校學了五年，在中國銀行又混了五年，公權根本不讓我學習中國銀行的實務。這一生在青年最寶貴的十年如此浪費過去，非常可惜。在民國五十八年（一九六九年）公權因薛光前先生的推舉，而到紐約聖若望大學接受「名譽博士」學位。事畢來過康橋，與我談及往事，他問我在哈佛大學學過幾年的銀行學？我據實答復說「五年：即在大學本部一年（學士學位），在工商管理研究院二年（碩士學位），在波士頓第一國立銀行實習一年，（兼在哈大研究著作歐戰金融論文）在哈大、博士研究院一年，共五年。精理粗事均學遍，所以我對於銀行事業並不外行。」公權默然，我又問他的年齡，僅長于我一歲。所以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〇年我努力在哈大讀書的年齡，公權已經飛黃騰達。公權和我，性格不同，志趣亦異，所以他不認識我，後來我和他同在不列屯森林並肩財政金融顧問時，我在國民政府財政上已經有了顯著的成就，他纔開始認識我的能力。他後來做中央銀行總裁時，我為顧問，而又不支付顧問薪金。

唐有王乃日本應慶大學經濟系畢業的高材生，非常伶俐聰明，在中國銀行六七年，亦未得學習銀行事務。他事奉公權小心謹慎，而亦與王文伯同樣不得志于公權。常自言，他在「透支」他的體力。公權要有王著中國銀行史亦未就，後來有王創辦湖北省銀行，據有王對我言，公權並未幫助他，有王後來任汪內閣外交部次長，王文伯入交通銀行，後來任財政部錢幣司長。公權任接

收東三省鐵路督辦時，文伯被任為會辦。這些人材皆曾服務中國銀行，而公權未予適當待遇。

後來為要準備抗日之財政，民國二十二年新財政部長孔庸之（祥熙）先生到任採用我的建議：整理銀行系統，以控制全國金融；統一紙幣發行，以安定國民經濟。在銀行系統之整理中，政府皆以國立各銀行中之最大股東之資格，管理各該國立銀行。在政府指定以宋子文為中國銀行董事長時，張公權離開中國銀行而改任為中央銀行副總裁。而其昔日的下屬粵區域行行長貝祖貽松

生任總裁而上之，情形難堪。當時蔣先生兼行政院長，孔先生副院長。我不念舊怨，屢言公權之幹才可為國用。在二十四年多行政院改組，公權榮任「鐵道部長」。但可惜在其就任之初，顯然不贊成而有意破壞我為「澄清吏治」而擬立的國民政府下的「超然主計制度」。他利用主計長

陳誦士原為其在中國銀行時之下屬舊關係，而更動鐵道部「會計長」張競立，改任之為鐵道部「財務司長」，而另提出一公權自己之私人，請蔣士任用之為「鐵道部會計長」。此乃破壞超然主計

制度。經此一巧妙手法遂使法律制定之「內部制衡制度」對於張部長失其作用。張競立會計長，在前任部長下，曾剔除報銷一百二十餘萬元，為國庫迫得賠償，而在國民政府超然主計之制度下立功。今番被強制改任，乃親來見我說「我的鐵飯碗被打破了。」

民國十一年冬我的母親正擬赴北京而病逝原籍。我奔喪回籍葬吾母于杉諸西山之祖阡于父親墓旁。我的母親乃再續弦，故三位先母皆未與先父合葬。

# 編輯報告

## 編者

△「源氏物語」是日本文學代表作，經由汪公紀先生在中外雜誌一連串有系統的介紹後，在我國已引起廣泛的注意，聽說全文已將逐譯問世，堪稱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本期中外雜誌又有驚人之筆，汪公紀先生為我們寫「源氏物語的幕後」，抽絲剝繭，根究到底，尤具極強之可讀性。

△胡耐安先生為本期中外雜誌撰：「首任行政院長譚延闓」，珍聞秘笈，史料軼事和盤托出，躍然紙上，是一篇可圈可點，值得一讀再讀的好文章

△鄭曼青先生謝世，得年七十五歲，吳玉良先生特地寫了一篇：「五絕大師鄭曼青」，交

由中外雜誌發表，行文痛快淋漓，有力透紙背之感。

△黑旗將軍劉永福的忠勇事迹，英雄末路，是我國近代史上最傳奇的一頁，蔣君章教授廣徵博引，這一期寫劉永福黑旗軍誓守台灣的歷次戰役，極富史料價值。

△章君毅先生的「眾家老闖黃金榮」，改取滬上歷年驚人鉅案為題材，可謂高潮迭起，篇篇精采，令人讀來難以釋手。本期起又次步入高潮，張嘯林炒金，凶宅十七具無頭屍命案，一連串巧連環的案中之案，案外之案，在在引人入勝，百讀不厭。

△李鴻超教授為本誌寫了一篇衡古論今，月旦

評的「西北人物」，已於本期刊完，「西北人物」一文有獨到的見解，新穎的觀點，彌足珍貴。

△祝秀俠先生以其卓越才華，洞富閱歷，將為中外雜誌長期執筆，專寫他家鄉的珍聞秘笈，題名：「粵海舊聞錄」，將自下期開始推出。

△總統蔣公之喪，日本政界元老，前首相佐藤榮作曾來台弔唁，返國後又在產經新聞緊急增刊，蔣總統逝世特輯中發表「哀吾蔣公」一文，嗣即中風昏迷不醒，於六月三日凌晨病逝，本誌承名作家鈕先銘先生逐譯佐藤榮作所撰「哀吾蔣公」全文，特於本期刊出，以饜讀者。